

重返查令十字街 84 号

[美]海莲·汉芙

“查令十字街 84 号”可说是爱书人之间心领神会的暗号。《查令十字街 84 号》出版后的一年，海莲终于来到伦敦，开启了 40 天的英伦之旅，追念逝去的知音，漫谈英国古典文学与历史，戏说旖旎的伦敦风物。

六月十八日 星期五

闹钟在八点钟准时响起，我下床走到窗边，急于知道是否还在下雨。打开窗帘——啊，只要我的心还在跳动，我就永远忘不了这一刻。街对面，一排整整齐齐的狭窄砖屋俯伏在那里，仰视着我，门前都有清一色的白阶梯。它们是地地道道的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住宅，一看见它们，我就知道我是铁定无疑身在伦敦了。我一阵眩晕，遏制不住内心的冲动，想要奔上街头。

早餐之后，我冒雨出去观赏那些住宅。这座酒店在大罗素街和布鲁姆斯伯里街的交角上。它面对作为商业街的大罗素街，我从窗口看到的住宅就坐落在布鲁姆斯伯里街上。

我沿着街道慢慢踱步，打量着对面的屋子。来到拐角，走进一个隐秘的小公园，名叫贝德福德广场。它的三面都有一排排整齐、狭窄的砖屋，这些住宅更加漂亮，保养得非常完善。我在公园长椅上坐下，看着这些屋子。我的心在震荡，我一生从来没有如此快乐过。

我一生都在期盼来伦敦看看，过去我常去看英国电影，仅是为了领略这样的屋子。在黑暗的电影院里，我注视着银幕，我如此热切地想要走进那些街道，这种如饥似渴的冲动在噬咬着我。有时晚上我在家里，读到一段黑兹利特或利·亨特对伦敦所做的恣意描写，我会突然扔下书，被一阵渴望的波澜吞没，好似坠落在乡愁的深井里。我想看伦敦，犹如老人在临死前想要看自己的家。我曾经对自己说，对一个生来就和莎士比亚的语言结缘的作家和书迷，这是很自然的感觉。但是，此刻坐在贝德福德广场的长椅上，我想到的不是莎士比亚，而是玛丽·贝利。

我有非常复杂的血统，其中

包含一个名叫贝利的英国贵族教会教徒家庭的血统，那个家庭有个女儿叫玛丽·贝利，1807 年生于费城，她是我儿时唯一感兴趣的祖先。她留下一件绣花样品，我曾常常凝视它，希望它能告诉我她是什么样的人。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想知道。

坐在贝德福德广场，我提醒自己，玛丽·贝利生于费城，死于弗吉尼亚，从来没有看过伦敦。但是那个名字一直留在我的脑中，也许她是一个同名的人。也许那是她的祖母或是想要再回家的曾祖母。坐在那里，我只知道，某个早就逝世的玛丽·贝利终于找到一个子孙替她回家了。

我返回旅馆，把自己重新打扮了一番，这样可以给多伊奇的团队留下一个好的印象。我刷了刷我的深蓝短上衣（这在老家美国简直就是天方夜谭），我花了足足半个小时，将我那条红白蓝三色的新围巾打成阔领带的式样，如此，我看上去会像个英国人。然后我下楼去大厅，身子笔直地坐在靠门的一张椅子上，我不敢动，害怕弄乱我的装束，直到一个年轻的秘书闯入，陪我沿着大罗素街直上三个门面到了多伊奇公司。

我和卡门见面了——她非常敏锐、精干，模样惹人注目——接受《标准晚报》一位名叫瓦莱丽·詹金斯的记者采访，她很年轻、富有生气。采访结束后，我们三人加上一名摄影师挤进一辆出租车，卡门对驾驶员说：“查令十字街 84 号。”

我感到有些紧张，我知道此刻是在去那个地址的路上。我从查令十字街 84 号买了二十年的书，结交了那里一些从未见过面的朋友。我从马克斯与科恩书店购买的大多数书也许在纽约也能淘到，多年来我的朋友建议我“去奥马利书店试试”“去多贝与派因书店试试”，我从来没有另

辟蹊径，我想和伦敦保持牢固的联系，我无愧于此，我成功地坚持下来了。

查令十字街是一条狭窄的充塞着下等酒吧的街道，交通阻滞不畅。一家家旧书店沿着街道排列，在门前敞开的摊位上堆满了旧书和旧杂志，四下里有人漫不经心地蒙蒙细雨中浏览旧书。

我们在查令十字街 84 号下车，多伊奇公司已经用书把空着的橱窗塞满。橱窗后面的店堂非常幽暗，里面荡然无物。卡门到隔壁的普尔书店拿来钥匙，让我们进入这家昔日的马克斯与科恩书店。

两个大房间已经被清空，一目了然。甚至沉重的橡木架子也被扯离墙壁，翻倒在地板上，布满了灰尘，成了无人过问的弃儿。我上了楼，进入另一层空旷阴森的房间。贴在窗上用拼成“马克斯与科恩书店”的字母，从玻璃上被撕下来，有一些躺在窗台上，它们的白色油漆碎裂，剥落。

我开始走回楼下，心中想着一个人，现在已经死了。我和他通了这么多年的信。楼梯下到一半，我把手放在橡木扶手上，默默对他说：“怎么样，弗兰克？我终于到了这里。”

我们走到外面——我站在那里，任他们摆布拍照，那副顺从的样子就像我惯于此道。我如此急切，只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，不给谁添任何麻烦。

当我返回酒店，服务台上有一封信。来自帕特·巴克利，那位老伊顿人，说是琼·埃利去信谈到我。

没有称呼，单刀直入：

琼·埃利来信说你第一次到访这里。星期日七点三十分，你能赏光来用个晚餐吗？——我们会开车四处转转，领略一下老伦敦的风采。

星期六或星期日早上九点三十分之前给我电话。

草就
P. B.

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

我们在雨中穿行，去一家家书店巡视，店里全都醒目地摆出《查令十字街 84 号》。所有的经理和店员都笑容可掬地对我欠身致意，和我握手。等到看完第三家书店，我就对这一切泰然自若了，好像这种场合早就司空见惯。两点三十分，我们到达举行签名派对的普尔书店——简直不敢相信，人们排成一条长队正等着我的重要签名？在这样一个

下雨的星期二？

他们在队伍前头为我放置了一张桌子，我坐下来，要求第一个人告诉我他的名字并稍微介绍一下自己，以便能写一些适合他的话，我没法打破我在书上签名的习惯——用一小段贴切的话来占用整个扉页。

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女士砰的一下放下十二本书，拿出她的列表说，第一本给她住在医院里的兄弟阿诺德，能否给他写一些快乐的话？这一本给隔壁帮她浇花的普拉特太太。而这一本给她的儿媳帕特，能不能写上“送给帕特，来自妈妈克劳福特·维亚致帕特——”？足足十二本。我时不时地朝那长龙瞄上一眼（我没戴眼镜，此刻我是名人），对大家的久等表示歉意。他们都只是面带微笑，继续耐心站着，人有时候真是不可思议。

差不多签到了队伍的末尾，我没抬头，只是机械地说：“请把你的名字告诉我，先生？”他说：“帕特·巴克利。”语调温顺，我急忙抬头，看见他胳膊下挟着两本书，我告诉他我会送他一本。我为他的两本书签了名，他准备赠送给朋友。

他问如果星期六他“能安排一次小小的出游”的话，我是否有空。我说只要是他安排的，我都有时间，哪一天都行。他笑容焕发，说会和我联络。

签名售书活动结束，我和经理波特先生一起喝雪利酒，他交给我一封什么人留下的信，是写给我的。我把它放入肩包带回旅馆，直到刚刚才突然想起，于是拿出拆开。

亲爱的汉芙小姐：

欢迎您来英国，一位从费城来的捐赠者把您的书送给我们，我们都喜爱它，就像喜爱我们所有的朋友一样。

我想知道，下星期一，即六月二十八日，您是否有时间？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观看彼得·布鲁克导演的《仲夏夜之梦》？是在国立莎士比亚公司旗下的伦敦剧院——奥德维剧院——上演。有两位澳大利亚朋友和我们在一起，是两个崇拜您的书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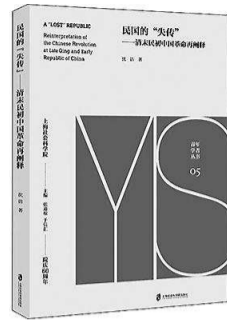
我丈夫是英国人，我也是，但我母亲是美国人。

如果您有空来参加，我们会欣喜万分。打电话给我好吗？——这样我们能够计划在哪里碰面，我们先用餐。

真诚的，
乔伊丝·格伦菲尔

《重返查令十字街 84 号》
[美]海莲·汉芙/著，程应铸/译，南海出版公司 2019 年 4 月版

新书架



《民国的“失传”：清末民初中国革命再阐释》

沈洁/著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2019 年 5 月版

本书以“印刷”“族群”“规训”为关键词，重新审视清末民初中国革命，讲述其另一面的源起、脉络与纵深。从甲午到辛亥，清末知识人的持续激进化，废科举导致的身位位移，新式媒体鼓荡，在印刷工业的扶持下，思想汇流为思潮，推动制度改革、政治迁易。



《日本美术史》

徐小虎/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2019 年 5 月版

本书以时间为脉络，介绍日本艺术从远古时代到 20 世纪末的发展历程，为初学者传递日本之“美”。尤其特色的是，作者参照广阔的中西文化背景，重点关注日本各个时代最具创新意义的艺术，以此展现日本艺术精神的宽度和弹性，并配有 250 幅珍贵的插图。



《春风十里》

石钟山/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2019 年 5 月版

作为作家睽违 10 年回归军旅背景小说的全新力作，本书讲述了农家子弟李满全的人生命运，即将退伍时，他接到为江师长女儿江歌做勤务员的命令，从此世事辗转，人聚人散，小人物的命运在大时代背景下千回百转，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。

